



聞一多全集

0

111
L412
2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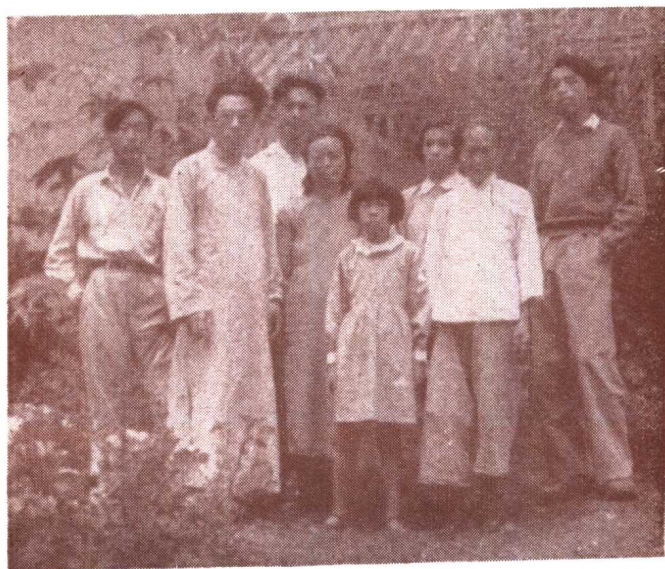
聞一多全集 一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

聞一多結婚之日在澠水老家門口所攝的合家歡。
自左至右第二排第三和第五位是聞一多的母親和父親。
末排第二位第三排第一位是聞一多和夫人。

(一九二二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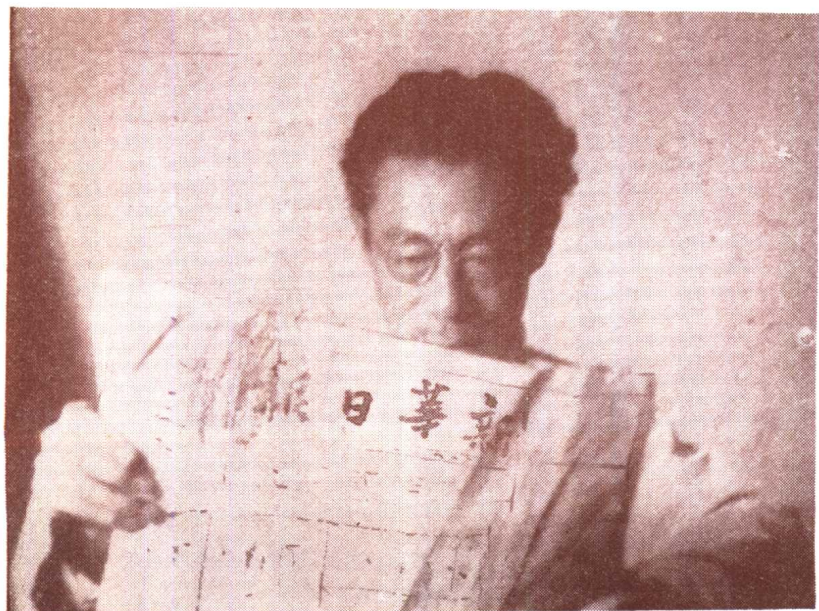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四六年在昆明
全家合影

抗日戰爭勝利後



閱讀《新華日報》
(一九四六年在昆明)





一九三八年在昆明參加
話劇《祖國》的演出



一九三八年



學生時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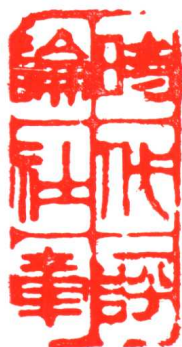
出國以前



一九四五年在昆明



篆刻印章
(一九四六年在昆明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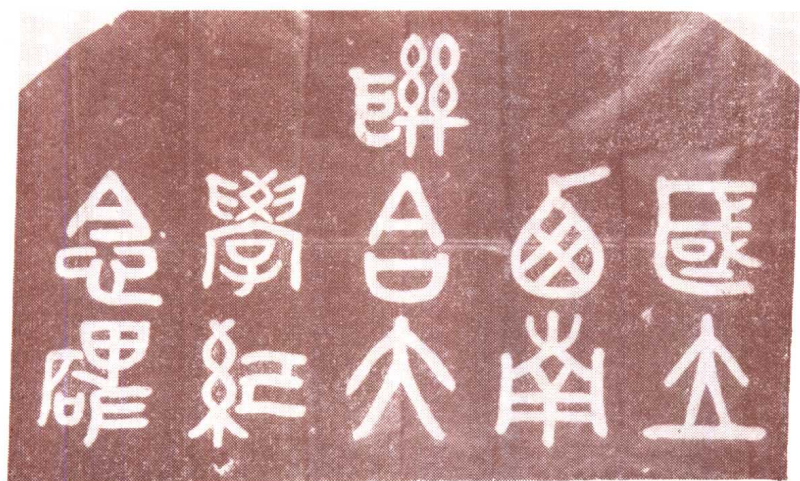
在昆明時為時代評論社、“聯大”新詩社
和“民盟”刻製印章。“田省三”、“劉宓”、
“楊亦萱”是“民盟”雲南省支部、秘書處、
宣傳部的化名。



篆刻的印章



書贈吳晗的橫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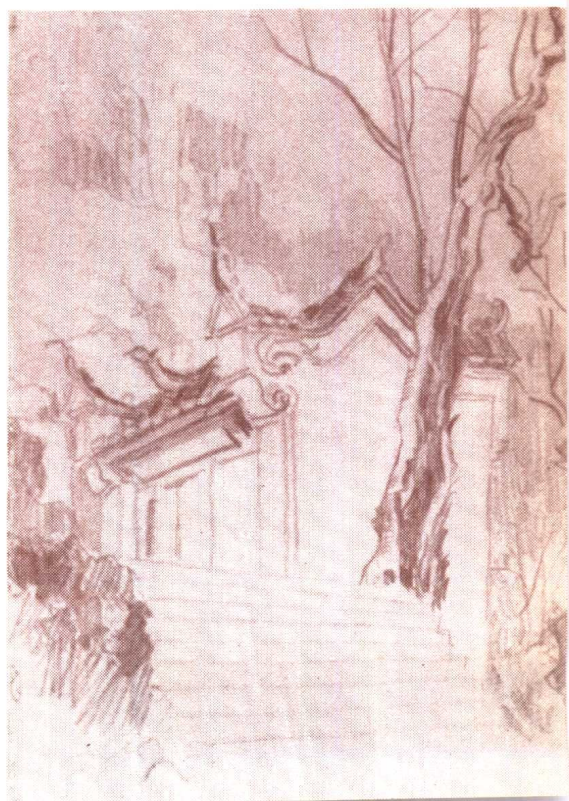


為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篆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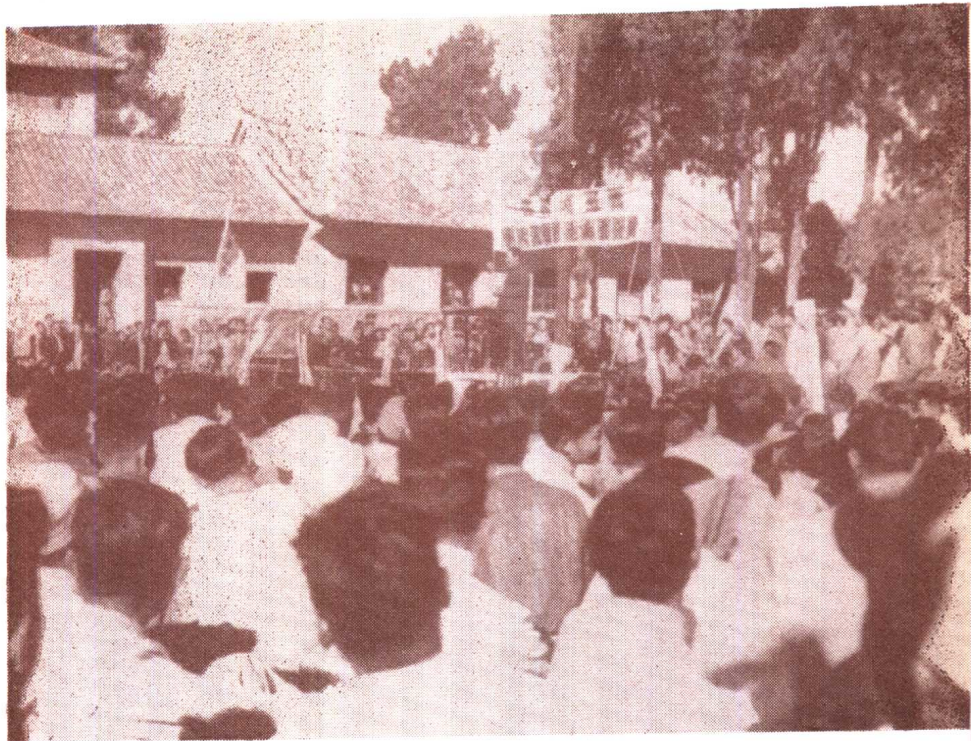


石
板
冲

自長沙赴昆明
途中所作寫生



飛
雲
崖



一九四五年在昆明演講



一九四五年在昆明參加“一二·九”四烈士公葬典禮
(前排左起第三人為聞一多)



《一二·一運動始末記》手稿

和吳晗在“一二·一”遊行隊伍中（一九四六年昆明）



周恩來副主席悼詞手迹

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樸、李
 先生時，向地滿陰靈，人心
 異常悲憤。但此心此志有
 何能言說。我謹以所虔誠的
 信念，向殉難者致哀。心不在
 志亦記。如有不明，以上有生
 數人，均請各諒。此。

周恩來



鄧穎超代表周恩來在李公樸、
 聞一多追悼會上宣讀悼詞
 （一九四六年十月上海）



吳晗在清華大學舉行聞一多
 死難周年紀念會上講話
 （一九四七年北京）

國立西南聯合大學

照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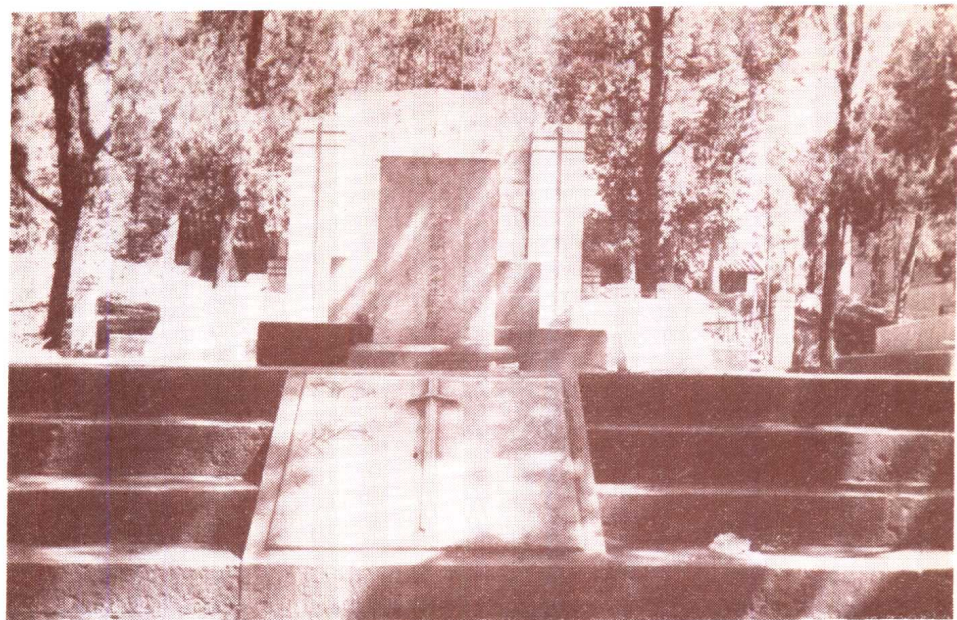
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請特開一多先生家屬留息向
一多先生遺孀王淑慈將先生遺孀王淑慈門不居不統可
願可解今遺孀王淑慈先生遺孀王淑慈再接再屬
務使先生遺孀王淑慈特電致唁毛澤東朱德等元印

角送
七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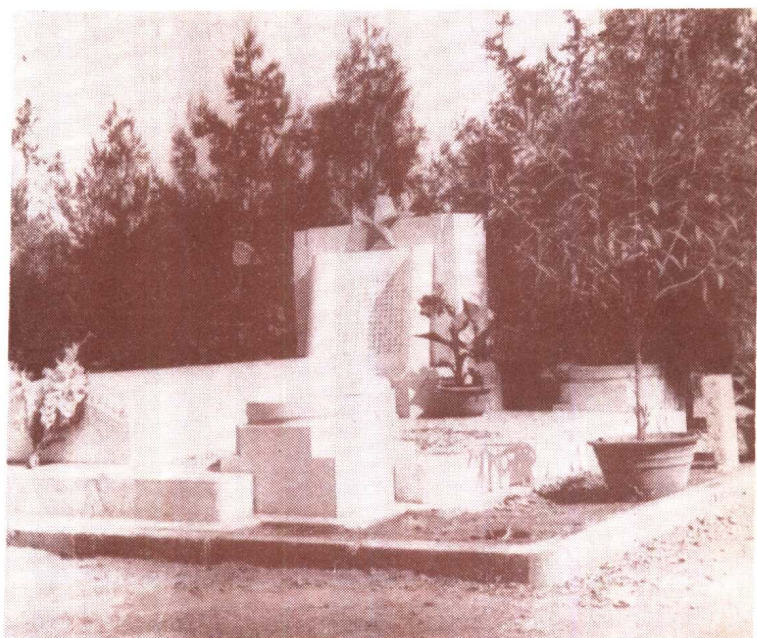
毛澤東主席、
朱德總司令所
致唁電



聞一多殉難處
(昆明西倉坡)



聞一多衣冠塚(昆明)



聞一多墓(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)

郭序

最近吳辰伯先生把聞一多全集的稿子從北平給我寄了來，我費了兩個禮拜的工夫細細地校讀了兩遍，校補了一些謄錄上的錯誤和奪落，填寫了一些古代文字，更把全部的標點統一了。全稿的字數我沒有過細計算，大約總在一百萬字以上吧。在這裏面關於文化遺產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，關於近代學識，特別是參加民主運動以來的著述，僅占極少數。因此從這整個的遺稿上便給了我一個這樣的印象：一棵茁壯的向日葵剛剛纔開出燦爛的黃花，便被人連根拔掉，毀了。

「千古文章未盡才，」這是夏完淳哭他的內兄錢漱廣的一句詩，這兩三個禮拜來老是在我的腦子裏和口角上盤旋着。聞一多先生的大才未盡，實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。他假如不遭暗害，對於民主運動不用說還可以作更大的努力，就在學問研究上也必然會有更大的貢獻的。

一多對於文化遺產的整理工作，內容很廣泛，但他所致力的對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詩與詩人。關於秦以前的東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話傳說的再建之外，他對於周易、詩經、莊子、楚辭這四種古籍，實實在在下了驚人的很大的工夫。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，我自己是這樣感覺着，他那眼光的犀利，考索的賅博，立說的新穎而翔實，不僅是前

無古人，恐怕還要後無來者的。這些都不是我一個人在這兒信口開河，凡是細心閱讀他這全集的人，我相信都會發生同感。我現在姑且舉兩個例子在這兒。

第一，他有一篇詩新臺鴻字說解釋詩經邶風新臺篇裏面「魚網之設，鴻則離之」的那個鴻字。兩千多年來讀這詩的誰都馬虎過去了，以為是鴻鵠的鴻，但經一多先生從正面反面側面來證明，纔知道這兒的「鴻」是指蟾蜍即蝦蟆。古人會叫蝦蟆或蟾蜍為「苦蠶」，見廣雅釋魚和名醫別錄。苦蠶就是鴻的切音了，苦蠶為鴻亦猶窟窿為孔，喉嚨為亢，而更巧妙的是有一種草名叫屈龍的，別名也叫着鴻。淮南子墜形篇「海閩生屈龍」高誘注云「屈龍，遊龍，鴻也。」這確是很重要的發現。要把這「鴻」解成蝦蟆，然後全詩的意義纔能暢通。全詩是說本來是求年青的愛侶卻得到一個弓腰駝背的老頭子，也就如本來是想打魚而卻打到了蝦蟆的那樣。假如是鴻鵠的鴻，那是很美好的鳥，向來不含惡義，而且也不會落在魚網子裏，那實在是講不通的。然而兩千多年來，差不多誰都以這不通為通而忽略過去了。

其次，再舉天問釋天裏面解釋「顧菟」的一條吧。「夜光何德，死則又育，厥利維何，而顧菟在腹。」這是問的月亮的情形。向來的人都把顧和菟分開來，認為顧是顧望，而菟就是兔子。到了清代的毛奇齡，認為顧菟不能分開，是月中的兔名，算是進了一步。直到聞一多先生，纔又舉出了十一項證據來，證明顧菟就是蟾蜍的別名。蟾蜍一名居婦，與顧菟實一音之轉。同一轉語則為科斗為活東，與蟾蜍實為一體。漢少室神道闕刻月中蟾蜍四足一尾，宛如

科斗後期之形，故知顧菀亦卽科斗。聞先生舉了十一例以證成其說，雖然他還在浩歎「既無術以起屈子於九泉之下以爲吾質，則吾雖辯，其終不免徒勞乎噫！」但我敢於相信，他的發現實在是確鑿不易的，並不是「徒勞」。

像這樣細密新穎地發前人所未發的勝義，在全稿中觸目皆是，真是到了可以使人墮惑的地步。這樣一位富有發明力的天才，我隱隱地感覺着，可惜是用在文字學或文獻學這一方面來了，假如是用在自然科學或技術科學方面，不會成爲更有益於全人類的牛頓和愛迪生嗎？我固然無心要在文獻學和自然科學或技術科學中定出軒輊，用科學的方法來治理文獻或文字，其實也就是科學，但如站在功利的立場，那價值的廣狹，的確是大有由旬的。雖然在中國也儘有的是這樣的功利學者，認爲一個古字古義的發明實不亞於天文學家發現了一個星球。或許是也，但我並不想那樣誇張地看，我相信聞一多先生也不會那樣誇張地看的。

聞一多先生治理古代文獻的態度，他是承繼了清代樸學大師們的考據方法，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學的緻密。爲了證成一種假說，他不惜耐煩地小心地繙遍羣書。爲了讀破一種古籍，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徹底的準備。這正是樸學所強調的實事求是的精神，一多是把這種精神澈底地實踐了。唯其這樣，所以纔能有他所留下的這樣豐富的成績。但他的澈底處並不是僅僅適用於考據，他把考據這種工夫僅是認爲手段，而不是認爲究極的目的。請看他在楚辭校補的引言上所說的這樣的話吧：

較古的文學作品所以難讀，大概不出三種原因：（一）先作品而存在的時代背景與作者個人的意識形